

《紅樓夢》進入香港課堂的困境和對策

張桂琮*

摘要：在大陸的基礎教育中，《紅樓夢》不僅作為課程推薦的閱讀材料，同時被納入高等教育入學考試的考核範圍，受到相當的重視。對比香港的基礎教育，古典文學教育側重於古典詩文的教學，《紅樓夢》在內的古典小說並未受到重視，也沒有適用於全體中小學生的教學規劃，引導他們在常規課時中，針對指定的古典小說，進行整本閱讀。2023年，香港教育局修訂小學及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指引，鼓勵學生閱讀經典，體認中華文化，加強價值觀教育；而古典小說薈萃中華文化，又且具有故事性，能夠滿足兒童愛聽故事的心理，適宜納入基礎教育體系內，用以加強學生在文學、文化上的學習，變相為《紅樓夢》進入香港課堂製造契機。本文擬以《紅樓夢》為切入，從教材、師資等方面，分析這部小說進入香港課堂的困境，探討在香港推行《紅樓夢》整本閱讀的對策。

關鍵詞：香港基礎教育 古典小說教育 《紅樓夢》 整本閱讀

一、引言：香港基礎教育制度內的古典文學教育

《紅樓夢》的整本閱讀，在大陸的基礎教育課程中受到相當的重視。這部小說不僅作為課程推薦的閱讀材料，同時被納入高等教育入學考試的考核範圍。參考國家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普通高中語文課程必修的七個課程、選擇性必修的九個課程及選修的九個課程均以「整本書閱讀與研討」為學習任務群之首，要求學生從課程建議的小說讀物（包括《紅樓夢》）中，選取一部長篇小說，完成通本閱讀的學習任務。^①2017年，大陸高考語文科（北京卷）亦把《紅樓夢》正式納入必考的範圍；根據俞曉紅統計，這部小說成為高考語文試卷的考核題材最晚可以溯至2004年，而截至2021年，江蘇、福建在內至少有八個省市曾以《紅樓夢》為高考語文

* 張桂琮，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二級講師。

①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頁66。

測試的內容，總題數達四十題之多。^②

相形之下，香港的基礎教育給予《紅樓夢》的關注要少得多，但在討論《紅樓夢》進入本地課堂的情況之前，宜從本地學制、學科規劃說起。香港的基礎教育制度以三年為單位，從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劃分為四個學習階段，直接以序號指稱，但為行文方便，下文仍用「初小」、「高小」、「初中」和「高中」等俗稱。語文方面的教育和訓練，集中在中國語文科（俗稱「中文科」）、普通話科、中國文學科，但普通話科以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為主，^③雖偶有涉獵古典文學的篇章，卻終究不是該學科專注的學習重點；^④所以，古典文學的教學主要落在中文科與中國文學科內進行，教學內容包括古典詩詞、文言散文、古典小說等。

中文科的課程規劃可以劃分為九個學習範疇，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等語文基礎能力訓練（總稱為「文」），以及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等德育、美育方面的培養（總稱為「道」）；具體從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幅射出去，進行文道合一的雙軌訓練，務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同時推展價值觀教育，促進學生全人發展。高中課程因應中學文憑試，分為公開考試與校本評核兩部分。公開考試考核的內容包括十二篇指定範文；^⑤校本評核的內容則是「閱讀匯報」，包括文字報告和口頭匯報各一次。

中文科所用的教材主要是適用書目表所列的教科書（包括相應配套）；^⑥這些教科書由出版書商自行編選課文，同時按照教育局的指引，於2024至2025學年或以前逐步把

② 俞曉紅：〈歷年高考語文卷《紅樓夢》試題評析〉，《南方網》，https://news.southcn.com/node_e0f7e02d2b/f54b40c178.shtml，2024年2月28日瀏覽。

③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普通話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7年），頁3。

④ 《教圖說好普通話》（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19年版）中三冊第八課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開口說篇章為劇本《梁祝（節錄）》，而「延伸閱讀」有〈迢迢牽牛星〉。詳參初中普通話編寫委員會編著：《教圖說好普通話》（香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19年），中三冊，頁72-75、79。

⑤ 十二篇指定範文為：〈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逍遙遊（節錄）〉、〈勸學（節錄）〉、〈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出師表〉、〈師說〉、〈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樓記〉、〈六國論〉、〈唐詩三首〉（即王維 [699-761] 〈山居秋暝〉、李白 [701-762] 〈月下獨酌〉 [其一]、杜甫 [712-770] 〈登樓〉）、〈詞三首〉（即蘇軾 [1037-1101] 〈念奴嬌·赤壁懷古〉、李清照 [1084-1155] 〈聲聲慢·秋情〉、辛棄疾 [1140-1207] 〈青玉案·元夕〉）。

⑥ 中學另有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及書籍介紹，供學生參考選讀；高中學生可以從中選用書籍，或另作選擇，在教師指導下完成文憑試的校本評核（閱讀匯報）。

九十三篇古典文學篇章，納入中文課程內，意在加強中小學生在文學、文化方面的學習。這些篇章具體比例如下：

文體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總合
古典詩詞	18	14	11	10	53
文言散文	2	6	13	15	36
文言小說 ^⑦			3		3
白話小說 ^⑧			1		1
總合	20	20	28	25 ^⑨	93

從教育局的規劃可見，古典詩詞佔最大宗，文言散文次之，古典小說又次之，整體明顯向文言作品傾斜。當然，個別學校會依據學生的學習水平，自行規劃校本課程，或委託出版書商協助完成，小學自擬校本課程的情況亦非鮮見，一般以現行的教科書為底本，取長補短，重新整合，但最常見的校本計劃是在原有的課本上，增加文言散文或製作相應補充練習，豐富學生的文言知識，平衡小學課程內文言散文少於古典詩詞的規劃，銜接中學中文科指定考核作品，但古典小說仍是被看輕的。

中國文學科的側重點在於培養學生的文學素養，引導他們從文學賞析評論、文學創作，深化語文學習，課程規劃比中文科更為趨近藝術美育；具體以文學史為經，文學名篇為緯，從先秦文學至現當代文學規劃課程內容，提供指定作品、名著選讀的篇章。指定作品是文憑試的考核內容，共有廿八篇，而名著選讀共收錄六十種作品，按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編目。^⑩教師教授指定作品的同時，可按建議學習重點，從名著選讀推薦的書目中選取合適的作品，或自行編選文學作品，組織學習單元，配合指定作品施教。^⑪《紅樓夢》正式進入香港基礎教育的編制內，是在高中中國文學科。不過，中國文學科的課程內容雖然相對全面，可是報讀率一向偏低，個別學校會因校內文憑試成績、報讀率、師資限制等問題，不設中國文學科，所以即便學科規劃完善，選材豐富，也無法做到大規模的教育影響。

⑦ 文言小說三篇為〈荀巨伯遠看友人疾〉、〈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賣油翁〉。

⑧ 白話小說一篇為〈楊修之死〉。

⑨ 文憑試指定考核篇章十二篇已包括在高中的廿五個古典文學篇章內。

⑩ 指定作品的古典小說篇章有〈接外孫賈母惜孤女〉，節選選自《紅樓夢》第三回；名著選讀的古典小說的部分推介《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三言》、《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七種作品。

⑪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5年），頁12。

香港基礎教育體制下，古典文學教育偏重於古典詩文，古典小說則相形匱乏，尤其體現於相關選文比例的多寡。至於古典小說的教學，則著重以精讀小說選文，帶動「文」和「道」的訓練，卻少為任何一部長篇小說作品，規劃整本閱讀的課程，協助學生把握整本小說的脈絡，所以現行的規劃容易讓學生的視角受限於選文篇章劃定的範圍，對整本小說理解片面化、碎片化。就《紅樓夢》而言，這部小說不是中文科必讀或文憑試考核的作品，學校自然沒有特別要求全體學生整本閱讀，除非學生在高中階段選修中國文學科，應文憑試要求，修習相關篇章。對比大陸的學科規劃，《紅樓夢》在香港教育體制內，確實沒有得到太多關注，甚至被邊緣化。然則，教育局在2023年修訂小學及初中中文科課程指引，新增「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一項，鼓勵學生閱讀經典，體認中華文化，^⑫而古典小說承繼中華文化不同面向的精華，加上故事性強，容易引起中小學生的閱讀興趣，進一步潛移默化，培養文化認知；《紅樓夢》作為古典小說的經典，集傳統文化之大乘，是否有條件在香港的基礎教育內推廣整本閱讀？鑒此，本文擬從教材、師資等方面，整理香港古典小說教育的現況，探討《紅樓夢》進入香港課堂的困境，以及在香港推行相關教學的可行性。

二、《紅樓夢》進入香港課堂的困境

1. 教材的限制

香港的基礎教育體制內，各科目沒有指定教科書，只有適用書目表所列教科書清單，供學校按需要自行選擇。正如霍秉坤所說，香港以自由市場機制出版課本；^⑬教科書是出版書商重要的主營業務收入，往往規劃經年，一般因應教育局更新課程文件，或既有的教科書有更新的項目（後者主要按教育局規定，五年不改版，如期限屆滿，出版書商主要視乎市場需要，決定修訂舊版或製作新版），而議決出版計劃。具體編纂流程主要是出版書商根據教育局最新近的課程文件，如2015年的《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年的《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以及2023年的《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等，規劃學習重點，再按官方建議的篇章、市場調查（教師及家長等用家意見、其他出版社的新書狀況）、版權洽商狀況等，編選課文，隨後撰寫相應教學活動，制訂配套。

^⑫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23年），頁28；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23年），頁28。

^⑬ 霍秉坤：〈香港教科書編審和選用機制：徘徊於控制與自由之間〉，《教育學報》第47卷第1期（2019年），頁74-85。

成品必須送往教育局評審（俗稱「送審」）；只有通過評審（俗稱「過審」），才可列入適用書目表，供本地中小學選用，但如同上文所述，印刷課本須遵照教育局規定，五年內不可改版，用意在於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可讓他們為子女購買較便宜的二手教科書，同時符合惜物善用（Reduce, Reuse, Recycle）的環保原則。具體來說，教科書內容主要受教育局的課程指引限制，但編選文章、教學活動和評估上仍具有頗大彈性，容許出版書商自行發揮或配合學校要求調適。

市面各種教科書因著設計理念、選文準則、選用篇章等區別，擁有不同的個性，也因此形成激烈的市場競爭。每年出版書商都會派員（主要是編輯、營銷人員）到校推銷教材（行內俗稱「講書」）；學校則自設量表，衡量是否需要轉換教科書、選用其中哪一種合適的教材，甚或向出版書商洽談校本計劃，以書商各種已過審的出版品為藍本，按學校要求量身裁衣，重新編排單元課次，或撰寫新單元；目前已知有為學校規劃校本課程的出版書商有現代教育研究社、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等，但所有校本版一般只供校內使用。職是之故，香港現行的教科書不僅出版書商發行的常規版，還有學校內部使用的校本版。

以適用書目表所列的課本為例，近五年（2019年或以後）過審的中文科課本有小學四種、初中三種、高中三種，而中國文學科課本有一種。誠然，此前過審的教科書仍列入適用書目表中，興許尚有學校選用，故出版書商一般會提供增潤調適，讓舊有的教材配合教育局的最新指引安排，以及學校的需要。不過，教科書選擇愈新愈多，無可避免吸引學校轉換新書，而出版書商考慮到成本效益，也會建議學校轉用新書，甚至可按年級分拆銷售，逐步換新。所以，下文仍以上述數據為討論基礎。

（1）中文科古典小說的教育狀況與《紅樓夢》少被採用的原因

為配合教育局修訂課程文件，以及教育局於2021年增設九十三篇建議篇章，新近過審的中文科課本有小學四種，包括《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啟思出版社，2022年重印兼訂正版）、《我愛學語文（第二版）》（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活學中國語文（第二版）》（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23年版）、《現代小學語文》（現代教育研究社，2023年版）；初中三種，包括《教圖初中中國語文》（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22年版）、《啟思中國語文（第五版）》（啟思出版社，2022年版）、《啟思生活中國語文（第五版）》（啟思出版社，2022年版）；以及高中三種，包括《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第三版）》（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22年版）、《高中互動中國語文（第二版）》（培生香港，2022年版）、《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三版）》（啟思出版社，2022年版）。

小學中文科課本為配合學生從字到篇的認知發展和認知模式，如有設置古典小說的主題單元，普遍都安排在高小講授，作為常規單元或延伸單元來處理：常規單元，即科

目建議課時內教學的內容，除非科任教師之間議定不教，否則一般會在課上講解；延伸單元則是常規單元以外的補充材料，教師因應課時的限制，可能跳過不教，讓學生在課餘時自行研讀。

以《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為例，古典小說為主題的單元作為常規單元，安排在五年級下學期、六年級上學期教授。五下的古典小說單元為單元十四「古代小說選——小說的情節安排」，重點教授小說情節安排，並引導學生以六步閱讀法（SQ4R），精讀課文，即講讀課文〈桃花〉、導讀課文〈魔瓶〉、自習課文〈紅線〉等；這三篇課文分別以《太平廣記》收錄的〈崔護〉、〈胡媚兒〉、〈紅線〉等為底本，考慮到學生的文言知識水平，一律語譯為白話文。六上的古典小說單元為單元四「智勇雙全——記敘的詳略」，主要教授小說中記敘的詳略安排，引導學生以引領思維閱讀法，理解課文內容。單元設有講讀課文〈孫悟空三借芭蕉扇〉、導讀課文〈草船借箭〉、自習課文〈武松打虎〉，分別改寫自《西遊記》、《三國演義》與《水滸傳》。^⑭從《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可見，小學的古典小說教育主要扣緊小說的敘事特色來推展教學，大體從文言小說、白話小說取材，調適為小學程度的白話文課文，逐步引導學生欣賞古典小說的豐富內容。

又如《現代小學語文》，古典小說為主題的單元設在六年級下學期，即單元四「品味經典——小說情節的安排」，引導學生運用引領思維閱讀法，理解課文內容和情節發展。整個單元設有講讀課文〈三借芭蕉扇〉、導讀課文〈火燒連環船〉、自習課文〈景陽崗打虎〉，跟《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的選文思路相當接近，同樣從《西遊記》、《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取材。^⑮值得注意的是，該單元在「文學」範疇的學習重點為認識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通過提供《紅樓夢》方面的文學常識，補全學生對「四大名著」的認知，以期引起他們的閱讀興趣。可是，這個學習重點只能充當單元的延伸知識，經教師或家長的指導下，讓學生對《紅樓夢》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卻沒有進一步的跟進教學。^⑯

反觀校本課程，已知個別學校在校本教科書上選用過〈劉姥姥進大觀園〉，大體以內容輕鬆幽默，可領學生入門《紅樓夢》，但礙於校本教材的資料多不公開，此處僅屬

^⑭ 啟思出版社：《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教師園地》，https://trc.oupchina.com.hk/tsrckeys/TSRC?sectionCode=key_distribute&langCode=TC&catCode=teaching&_SrsCode=NPCLA3E，2022年10月24日瀏覽。

^⑮ 現代教育研究社：《現代小學語文：單元學習重點一覽表》（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2023年），無頁數。

^⑯ 《我愛學語文（第二版）》、《活學中國語文（第二版）》均以相類的方法，引導學生初步認識《紅樓夢》。

孤例，聊備一說。

初中課程介乎於小學與高中之間，一方面承接小學課程，協助學生克服中小學課程的差異，儘早適應中學的節奏和要求，另一方面銜接配合高中課程，引導學生初步掌握高中課程相關的語文知識與技能，在高中階段螺旋深化所學。所以，初中課程的規劃旨在為學生提供從小學過渡到高中的橋樑，而初中中文科三套課本大體標榜建構「六年一貫」課程為編書原則，以備考中學文憑試為最終目標，故此三套課本的選文準則大體一致，在古典文學的選材偏向文言為主，採用的古典小說俱以文言小說多於白話小說，儘量保留原文的形式，少作刪剪改寫。這些古典小說作品基本分散在初中三個年級，作為非小說主題單元的單篇講讀課文、導讀課文或閱讀理解的文本，重點教授其中的文言知識、記敘元素、描寫元素等；「古典小說」作為單獨的文體教學，顯然不是這些課本（及整個課程）的學習重點，只有《啟思中國語文（第五版）》在中三下學期組織了「小說」主題的單元，即單元六「人生舞台——小說與戲劇欣賞」，但此處的「小說」連現當代小說都包括在內，不是專門指古典小說而言，何況這個單元實則為整個課程的總複習，引導學生重溫初中階段學過的記敘技巧、描寫技巧，而「小說」正好能夠滿足單元設計。^{①7}

《教圖初中中國語文（第五版）》是三套課本中採用較多古典小說的課文，包括〈陳太丘與友期行〉、〈賣油翁〉、〈楊修之死〉、〈荀巨伯遠看友人疾〉、〈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小時了了〉、〈種梨〉、〈明湖居聽書〉、〈孔明借箭〉等九篇，^{①8}分別出自《世說新語》、《歸田錄》、《三國演義》、《聊齋誌異》和《老殘遊記》。撇除〈荀巨伯遠看友人疾〉、〈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賣油翁〉和〈楊修之死〉等為教育局建議的四篇古典小說作品，^{①9}其餘文言小說佔三篇，白話小說只有兩篇。其餘兩套課本中，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的選文比例其實不相伯仲，反映白話小說並沒有特別受到主流教育界的重視，就算用到白話小說為課文，也只局限於從《三國演義》、《老殘遊記》等取材，甚至比小學課本的選文範圍更為狹窄。

高中中文科的課本主要按中學文憑試公開考試的考核範圍設計，其選文準則無可

^{①7} 布裕民、李孝聰、胡志洪、陳建偉、趙偉漢、鮑國鴻、何世昌、馬堅騰、梁新榮、鄭競新、王良和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五版）》（香港：啟思出版社，2022年），中一上，頁6-7、13。

^{①8} 鄺銳強、朱國輝、何志恒、吳家怡、袁漢基、徐振平、方麗霞、莊俊輝編：《教圖初中中國語文》（香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22年），中三下，頁vii-x。

^{①9}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中國語文課程：建議篇章》，<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html>，2022年9月6日瀏覽。

避免以考試導向；而出版書商必須在自行編纂的課文單元之上，納入指定的文言篇章十二篇，以及教育局建議的文言篇章八篇（只讀不考），而這二十篇作品均以古典詩文為主，沒有涵蓋古典小說作品。不過，上述三個出版書商都在課本中加入古典小說元素，如《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第三版）》採用了〈中山狼傳（節錄）〉（出自《東田集》）為第二冊單元八「兼愛與法術（墨家與法家）」的選篇課文；《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三版）》採用了〈武技〉（出自《聊齋誌異》）為第四冊單元十六「人生順逆（小說鑒賞）」的延伸閱讀篇章；《高中互動中國語文（第二版）》則採用了〈范進中舉〉（出自《儒林外史》）為第三冊單元十一「世情百態（小說與戲劇）」的延伸閱讀篇章。^⑳由是觀之，三套書所收錄的古典小說作品可以總結出兩個特點：文言小說多於白話小說，延伸閱讀的選文多於常規教學的內容。

高中中文科的校本評核自2024年起改用新的評核大綱，學生可以按個人興趣或在科任教師指導下，選擇一本合適的課外書籍，完成閱讀匯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亦提供「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及「書籍介紹」，其中白話小說包括《三言》、《水滸傳》、《紅樓夢》等可供學生選讀，當然他們也可另作選擇。^㉑不過，2024年以前舊制的校本評核除了閱讀匯報，還需要學生從十一個單元，包括學校自命題的單元一個，以及教育局建議的單元十個，即「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戲劇工作坊」、「小說與文化」、「文化專題探討」、「新聞與報道」、「多媒體與應用寫作」、「翻譯作品選讀」、「科普作品選讀」、「普通話傳意和應用」和「普通話與表演藝術」等，選修二至四個單元，由科任教師考核成果，並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呈交分數。這個部分的教材可以是學校自行擬訂的校本材料，包括自擬單元的材料，以及學校按官方提供的二十個單元示例（各單元兩個示例）設計的教材；還可以是出版社製作的課本，如《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選修單元》十二冊（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版）、《新高中綜合中國語文：選修單元》十冊（培生香港，2009年版）、《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選修單元》十冊（啟思出版社，2009年版）等。依據教育局建議的十個選

⑳ 鄭銳強、李潔明、朱國華、黃海卓、杜若鴻、袁漢基、彭偉諾、徐振平編：《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第三版）》（香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冊，頁4-5；王一凝、李玉婷、吳國榮、梁玉怡、許美玲、關國康編：《高中互動中國語文（第二版）》（香港：培生香港，2022年），第一冊，頁14-16；布裕民、李孝聰、陳志堅、黃璟瑜、趙偉漢編：《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三版）》（香港：啟思出版社，2022年），第四冊，頁12-13。

㉑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語文校本評核教師手冊2027》（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4年），頁2；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及書籍介紹》，<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modules.html>，2025年3月19日瀏覽。

修課題，「小說與文化」單元直接與古典小說教育有關；^{②②}以下為上述教材中有關單元收錄古典小說篇章的狀況。^{②③}

教材	文言小說	白話小說
教育局單元示例一	〈柳毅傳〉、 〈桂員外途窮懺悔〉 (《警世通言》)、 〈種梨〉(《聊齋誌異》)	《紅樓夢》(第卅三回)
教育局單元示例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警世通言》)、 〈虬髯客傳〉、 〈紅線〉	《三國演義》(第卅六、五十回)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李娃傳〉、〈葉生〉(《聊齋誌異》)	《碾玉觀音(節錄)》、 《三國演義(節錄)》
《新高中綜合中國語文》	〈霍小玉傳〉、〈紅線〉、〈三生〉(《聊齋誌異》)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屍魔三戲唐三藏〉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關雲長掛印封金〉

從上表可見，五套教材所收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的比例相對平均，一改高中課程文言偏重的面貌，某程度上亦填補中學課程中白話小說教育較為蒼白的情況，而選文的範圍相應較寬，但以《三國演義》為官方和出版書商所偏好，教育局單元示例二和另外兩套課本都有採用其中章回。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局單元示例一用到《紅樓夢》為學習材料，主要以小說第卅三回「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答撻」為閱讀文本，與巴金的《家》第六節進行平行閱讀，通過單元示例提供的討論問題，引導學生探討和反思傳統家庭倫理觀；但單元示例沒有硬性要求學生通讀全書，只把整本小說列為建議配合閱讀的書籍。^{②④}不過，

^{②②} 「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戲劇工作坊」等單元亦有涉獵小說作品，但以「小說與文化」單元直接以小說為題，所以本文仍重點考察這一單元。

^{②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高中中國語文單元示例》，<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SS-modules.html>，2024年3月9日瀏覽；鄭銳強、文英玲主編：《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選修單元三「小說與文化（一）：中國傳統小說」》（香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目錄頁；陳寧、潘銘基編：《新高中綜合中國語文：選修單元三「小說與文化」》（香港：培生香港，2009年），目錄頁；李紹基、鮑國鴻編：《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選修單元三「小說與文化」》（香港：啟思出版社，2009年），目錄頁。

^{②④}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新高中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

這個教學設計純為示例性質；就算學校選擇教授「小說與文化」單元，也不一定要採用，而隨著高中中文科在2024年啟用新評核大綱，以上的選修單元已成歷史，但新評核大綱亦沒有硬性要求學生以指定書籍為閱讀匯報的研讀文本，所以《紅樓夢》既進入了高中中文科的視線範圍，卻未曾正式納入編制，成為學生必讀的中文科指定教材。

綜合四個學習階段而言，古典小說不是中文科重視的文體，但如須採用相關的篇章，則文言小說佔比多於白話小說，小學選文的範圍廣度大於中學。其中，《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一直頗受出版書商青睞。小學課本除了上述討論過的《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現代小學語文》外，《我愛學語文（第二版）》、《活學中國語文（第二版）》均從這三部古典小說取材，例如《我愛學語文（第二版）》的五下一冊單元九「小說的魅力——小說（中國古典小說）」收入了〈西遊記之大鬧天宮〉、〈三國演義之草船借箭〉、〈水滸傳之武松打虎〉等課文；^{②5}《活學中國語文（第二版）》的六下一冊單元一「津津有味讀經典——小說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則有〈孫悟空智取芭蕉扇〉、〈諸葛亮巧佈空城計〉、〈武松打虎〉。^{②6}

事實上，2019年或以前的小學中文科課本亦多從這三部小說中提取課文，如《現代中國語文（修訂版）》（現代教育研究社，2018年電子書版）為配合《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在四年級下學期、六年級上下學期佈置了古典小說的延伸單元，旨在加強小學中國語文課程中文學和中華文化的學習；所收錄的篇章有《西遊記故事：大鬧天宮》（四下）、《三國演義故事：張飛嚇退百萬兵》（六上）、《水滸傳故事：武松打虎》（六下）等。^{②7}不過，中學中文科則傾向從《三國演義》取材，如初中中文科三套課本除了收錄教育局建議初中課程納入的〈楊修之死〉，亦一致選用了〈孔明借箭〉；^{②8}兩篇課文分別摘錄自小說第七十二回「諸葛亮智取漢中曹阿瞞兵退斜谷」與第四十六回「用奇計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SS-modules.html>，2024年3月6日瀏覽。

^{②5} 余婉兒、蘇潔玉主編：《我愛學語文（第二版）》（香港：教育出版社，2022年），五下一冊，頁49-74。

^{②6} 馬嘉敏、文秀賢、馮宗哲、張德明、施想、羅懿文、劉曉萌、馮婉華、梁燕、陳暘、李翠霞、李永康：《活學中國語文（第二版）》（香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23年），六下一冊，頁1。

^{②7} 現代教育研究社：《學與教資源中心》，https://www.mers.hk/resource/primary/chinese/chin_tplan.php，2022年10月24日瀏覽。

^{②8} 布裕民等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五版）》，中一上，頁6-7、13；陳玉晶、秦芷茵、陳莉莉、鄭麗雯、顏加興編：《啟思生活中國語文（第五版）》（香港：啟思出版社，2022

誠然，《西遊記》、《水滸傳》兩部小說都屬於綴段式敘事結構的作品，由一段段故事聯綴成文，各個故事可以獨立閱讀，而《三國演義》屬於單體式敘事結構，以蜀國為本位的大故事構成，大故事則由相關的小故事順列而成，各個小故事之間有前後因果的關係，但其本身亦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因此，三部小說作為課文選編的對象，在敘事結構上擁有先天的優勢，容易剪裁出相宜的篇幅字數，編成高小至高中程度的課文。另一方面，故事人物及內容有豐富的影視形象、社會文化連結，特別是《西遊記》、《三國演義》的影視改編作品繁多，儼然已成為流行文化一部分；在流行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雙管作用下，學生不必事先讀過這些小說，便已對故事人物、個別經典情節等有基礎的認識，甚至耳熟能詳。因此，教師講解這些課文時，容易喚起學生的生活記憶，可連結他們的已有知識，從而引起學習興趣。

相對而言，《紅樓夢》較少獲選為中小學中文科課文，除非出版書商製作校本版，應學校要求選用，否則這部小說在四大名著中較少受到中小學關注。究其原因，《紅樓夢》作為網絡式敘事結構的作品，章回之間經緯交錯，較難切斷故事背景及人物關係，提取故事出來單獨教學，適宜用整本閱讀的方式學習，以防止理解片面化、知識碎片化的現象發生。^⑳可是，其內容積澱深厚的文化內涵，基本超出中小學生的認知水平，需要教師多花時間指導閱讀，但這在有限的課時內必然造成教學負擔，也難以在實際的教學時間內進行。

此外，《紅樓夢》架構宏大、內容豐富，從來不易改編成影視娛樂作品，而既有的《紅樓夢》電影或電視劇很少在香港的公共廣播頻道上播放，如2024年8月上映的紅樓電影《紅樓夢之金玉良緣》，目前暫未有在香港公映的消息。2019年，香港因著連串的《紅樓夢》公眾教育活動，為本地紅學泛起了復興的小波瀾，但影響範圍主要在高等教育界，社會層面的影響並不明顯。換言之，學生接觸這本小說最便捷的途徑，是直接閱讀小說文本（通行本或刪節本）。然則，坊間流傳「少不讀《紅樓》」或「女不讀《紅樓》」的說法，大體對於小說內少數情色的描述，如「賈寶玉初試雲雨情」（第六回），以及戀愛的題材等，一直持保守的態度，不建議具愛情元素的作品過早介入青少年的學習生活，成為常規課堂必讀的篇章，所以不少家長對《紅樓夢》應否在中小學課程內講授產生質疑。基於上述種種，《紅樓夢》幾乎絕緣於中小學的中文科課程。

年），中三上，頁10-12；鄺銳強、朱國輝、何志恒、吳家怡、袁漢基、徐振平、方麗霞、莊俊輝編：《教圖初中中國語文》（香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22年），中三下，頁vii-x。

⑳ 陳維昭：〈論《紅樓夢》「整本書閱讀」的學理依據〉，《紅樓夢學刊》第1期（2024年），頁97-118。

（2）中國文學科與《紅樓夢》教學的狀況

中國文學科的課程規劃可以分為知識、技能、態度等三個範疇：知識為文學相關的歷史知識及基礎知識，包括文類特點及歷史流變、作家風格及影響、文學批評及文學創作的術語等；技能為感受、理解、鑒賞、創作的的能力；態度為閱讀、創作的興趣。學習內容分為必修與選修兩部分。

必修部分以技能訓練（文學賞析與評論、文學創作）主導，知識訓練（文學學習基礎知識）為輔，具體以廿八篇指定篇章為研習文本，借助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引導學生理解文意，欣賞作品的內容美、形式美，再連結相關的文學史知識，讓學生從知人論世的角度，把握作品的歷史背景、作家的思想感情等，進一步評鑒作品的藝術手法、作家的文學成就及作品的文學價值等，再從閱讀帶動創作。

選修部分作為必修部份的延伸或補充，教育局建議選修的單元有八個，包括「作家追蹤——自選作家作品選讀」、「名著欣賞」、「文學專題」、「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香港文學」、「戲劇文學評賞」、「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文學創作——原創或改編」，而學校可以因應學生興趣或水平，自行擬訂一個單元。^{③①}學生就學校提供的選項及個人能力，選讀其中二至四個課題，以校本研習為主要的考核形式。

《紅樓夢》通過中國文學科（包括必修部分與選修部分），正式進入香港基礎教育的編制內。〈接外孫賈母惜孤女〉是中國文學科必修部分的指定廿八篇課文之一，也是唯一的章回小說篇章，節選自《紅樓夢》第三回，由「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至「也就不生別論」，以一般課文教學的形式教授，並連結《紅樓夢》的時代背景及曹雪芹的家世等紅學基礎知識。如學校條件許可，學生可在選修單元中，以《紅樓夢》或曹雪芹為題，在「作家追蹤」、「名著欣賞」、「文學專題」、「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等單元中，在教師指導下持續研習。

中國文學科雖在整個基礎教育體制內，唯一以《紅樓夢》為章回小說選文的科目，並把這部小說納入文憑試的考核範圍，但其報讀率一直徘徊低位。近年，本地生育率偏低，學校普遍在收生上存有競爭，多以文憑試成績、畢業生的大學入學率作招徠。因此，學校是否開設中國文學科，除了師資限制的問題，首要還是學科能否讓學校樹立更高的聲譽，吸引適齡學童報讀。另一方面，本地家長、學生多對人文學科抱有背誦為主、出路狹窄等刻板印象，顧慮到學習興趣、就業出路、高等教育的銜接等，終究在選讀中國文學科上頗有保留。所以，中國文學科即便相對全面向學生引介《紅樓夢》，但影響終究有限。

^{③①}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5年），頁10-12。

(二) 師資的局限

香港基礎教育體制內的中文教師主要是本地大學的中文教育系畢業生，以及修畢教育文憑的中文系畢業生。以2024至2025學年畢業生為例，按本地教育學位五年制推算，他們畢業的年齡約為23歲，出生年份大概是2002年或以前，如他們在香港接受基礎教育，所用的教材必不是上文所討論的教科書，但鑒於出版書商改版教科書時，一般因應前述官方建議、市場調查結果、版權洽商狀況等，調整新舊課文的比例。誠然，個別出版書商在滿足官方的要求後，或會順應市場的意見，在餘下的課文規劃中，保留若干受歡迎的舊課文，同時方便舊有的教師用家沿用既有的材料備課；當然也有出版書商採用全新的篇章，作為推銷新版書的賣點。然而，出版書商對於古典小說的選文準則展示高度的一致性，尤以小學教科書最為明顯。如啟思出版社四套教科書，包括《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二版）》（2006年版）、《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二版）》（2011年版）、《啟思語文新天地》（2011年版）和《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2022年版）等均選用《西遊記》的「三借芭蕉扇」為課文，時間跨度共十六年。^{③①}至於現代教育研究社四套教科書，即《現代中國語文（修訂版）》（2002年版）、《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2012年版）、《現代中國語文（修訂版）》（2016年版）和《現代小學語文》（2023年版），則從《水滸傳》的「景陽岡武松打虎」提取課文。即便《現代中國語文》（2006年版）未有用到「武松打虎」為課文，其作業四下二冊卻用以為閱讀理解篇章，^{③②}整個時間跨度共廿一年。推而廣之，這些新入職的教師在中小學階段讀過的課文，特別是古典小說的篇章興許仍留在現行的教科書，但不一定包攬上述九十三篇教育局建議的文言篇章。

其次，目前新入職的教師大都接受前述的中學課程，按2024年以前的評核大綱，在2018年應考文憑試，而中文科指定考核的範文同前文所述一般。不過，文憑試中文科曾沒有指定的考核篇章；在過往三二二三學制（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預科、三年大學），香港中學會考中文科設有廿六篇範文，2005年因應教育統籌局（今教育局）推行的新會考中文科課程，取消用範文設題考問學生。2009年，香港落實推行三三四學制（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中文科仍未有指定範文教學，直至2015年，教育局宣佈重設指定範文，安排2018年度的文憑試考生接受相應的篇章研習。因此，2018年及以後的考生都已修習過十二篇範文，而第一批考生如報讀本地五年制中文教育學士學位課程，或四年制中文文學士學位課程及一年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應於2023年畢

③① 啟思出版社：《啟思小學語文網》，<https://trc.oupchina.com.hk/clt/prichi/Audio/bkA.asp>，2024年9月30日瀏覽。

③② 現代教育研究社：《現代中國語文作業》（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2006年），四下二冊，頁32。

業及投入職場，所以2023年以後新入職的教師很大機會已在文憑試階段接受範文訓練。

至於中國文學科，課程大綱《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在2015年11月更新，此後未見有所更動。所以，目前新入職的教師如有在高中階段修讀中國文學科，基本上都接受了上述訓練。可是，本地大學沒有硬性規定考生必須曾修讀中國文學科，才能報讀中文系或中文教育系課程。因此，這批新教師除了自發研讀，或受原生家庭的閱讀文化薰陶，又有家庭成員指導；不然，他們在大學入學前，對古典小說（包括《紅樓夢》）的學習主要來自中小學課程提供的課文篇章。

香港的高等院校大都提供中文或中文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但專上教育課程設計彈性較大，課程組合各不相同。中文或中文教育課程一般設有古典文學為必修科，其規劃多與高中中國文學科相似；不同文類、經典作品專題則多以選修科形式，供學生自行選讀。以《紅樓夢》獨立成科的有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不過《紅樓夢》在這些學位課程中，更多是通過古典小說、明清小說等必修科形式，以一至兩個課節（一課節為三小時）概覽式研讀《紅樓夢》，講述相應的紅學研究資料。因課時限制，課程導師大多讓學生在課餘時間，自行閱讀指定篇章及延伸資料。

至於《紅樓夢》專題課，其內容則很大程度視乎教師的規劃。以過往香港中文大學的《紅樓夢》課為例，課堂內容多以文本研讀為主，但教師的著眼點則不盡相同，如潘重規（1908-2003）著重整理校勘，周策縱（1916-2007）著眼於版本比勘，而潘銘燊則按一學期十二課節，規劃每課講授十回，隨課分析小說技巧。³³鑒此，《紅樓夢》專題課如其他大學課堂一樣頗富彈性，而學生可在教師指導下，讀完整部小說。可是，礙於選修課程受人數限制，學生又不一定有志於古典小說或《紅樓夢》，故中文系或中文教育系的學生在學期間不一定讀過整本《紅樓夢》，日後如非執教高中中文科或中國文學科，也未必需要研習《紅樓夢》來備課，除非他們自發修習，充實個人的學習生活，或應教育局、學校要求，修讀相關在職教師專業進修課程（俗稱「複修」），如香港教育大學提供的提高中國語文教學效益專業進修課程、中學中文科文言經典解讀專業進修課程等。

香港基礎教育課程及教科書在古典小說上的限制，所提供的訓練相應較少，而這些學生成為中小學教師後，限於緊湊的課時，一般只聚焦於課程綱要與教科書劃定的範圍進行講解及評估。因此，要是在中小學推行經典古典小說的整本閱讀，師資培訓方面需要補充相關的教學重點，輔助教師在常規教學中，引導學生全面解讀《紅樓夢》等古典小說。

³³ 張桂琼整理：〈香港紅學漫談：潘銘燊教授訪談錄〉，《華人文化研究》第6卷第2期（2018年），頁305。

三、《紅樓夢》進入香港課堂的對策

基礎教育的教育目標因應社會的實際情況，由一群銳意改進的先導者建構起來，通過不同教育信念的人彼此對話而形成。³⁴近年，教育局積極在基礎教育體制內，推廣文學、文化的學習，明顯回應社會對中小學中文科的意見，從語文應用主導之上，加以文化美育的培養，而這顯是《紅樓夢》及其他古典長篇小說教學融入基礎教育體制的契機。

現行中小學中文科的規劃大體借鑒了夏爾（Jeanne Sternlicht Chall, 1921-1999）的閱讀發展階段論。閱讀發展階段論於1983年提出，將學童（零至十八歲）的閱讀發展歷程分為「學會閱讀（learn to read）」和「從閱讀中學習（read to learn, learn from reading）」兩部份，各可細分三個階段。「學會閱讀」涵蓋學前與初小學童（零至八歲）的閱讀發展，分為前閱讀期（prereading）、初始閱讀期（initial reading，又稱為識字期，decoding）和流暢閱讀期（fluency）；這個階段的教學重點著眼於建構認字識詞、辨句理篇等閱讀能力。「從閱讀中學習」則指高小至成年學童（九至十八歲）的閱讀發展，分為閱讀新知期（reading for the new）、多元觀點期（multiple viewpoints）和建構與再建構期（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a world view）；這個階段則著重引導學生通過閱讀學習新知，從而建構個人的觀點。³⁵

香港的小學中文科一般從字、詞、句、段、篇，循序推展閱讀教學，帶動語文基礎知識、聆聽、說話、寫作等學習，運用單元教學將新知識轉化為能力，合乎從理解到建構的閱讀發展歷程。因應夏爾的理論框架，古典長篇小說以篇幅較長、文化意涵豐富、閱讀水平要求較高，適宜作為「從閱讀中學習」階段的讀物，在高小至高中（閱讀新知期至多元觀點期）講授，讓學生從中汲取歷史、文化新知，潛移默化，同時引導他們從少兒面向（改寫刪節本或白話本），轉向成人面向（原文版本），選擇合適的閱讀文本研習。

現行基礎教育課程大綱尚未有針對指定書籍整本閱讀的具體規劃，所以古典長篇小說整本閱讀的教學暫時適宜以校本形式，在常規課堂外結合圖書館課、晨讀課進行。教材設置宜參照香港中小學教科書普遍的規劃理念，按布魯納（Jerome Seymour Bruner, 1915-2016）提倡的螺旋課程編制，針對學生的心智發展水平，編排課程內容的難度及邏輯次序，隨年級遞升而作多次循環，鞏固學習，以期他日學以致用。故此，古典小說的內容可用不同作品或同一作品不同母題的故事，按主題單元組合起來，交互講授，適時重溫，以營造螺旋深化。

³⁴ 黃政傑：《課程教學之變革》（臺北：師大書苑，1994年），頁24。

³⁵ J.S. Chall, *Stag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3), pp. 10-24.

同一部作品的閱讀方法可借鑒艾德勒（Mortimer Jerome Adler, 1902-2001）的閱讀層次理論，按基礎閱讀（elementary reading）、檢視閱讀（inspectional reading）、分析閱讀（analytical reading）至主題閱讀（syntopical reading）編排課次，對閱讀文本的處理從一般詞句理解、系統性略讀、全盤完整的閱讀至比較閱讀，從海量閱讀中辨識異同，概括主題。^{③⑥}

《紅樓夢》在高小至初中的階段教學，適宜講授改寫刪節本（或潔本），在講授小說正文之前，可先提取小說中的典故，如設神話寓言為題的單元，以〈女媧補天〉為課文，作基礎閱讀，連結《紅樓夢》第一回，為學生作預備說明。取用小說的內容為課文時，宜考慮用輕鬆詼諧或經典的橋段，作檢視閱讀，如上文所述的〈劉姥姥進大觀園〉，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又可配合影視節目施教。在初中至高中階段，教師可通過引領思維閱讀法、精讀法、六步閱讀法等閱讀策略，逐步引導學生閱讀整部小說，再借助主題閱讀，讓學生搜集共同主題的材料，加以研讀。評估方式可以用「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進展性評估以學生記錄閱讀感想為主，教師定期檢查成果，瞭解學生進度，予以回饋；總結性評估則可用專題研習的形式，視乎學生水平，安排題目（命題寫作或自擬課題）及習作形式（個人習作或合作學習），評估學生對課題的掌握。這個設計大體可以延伸至其他古典小說教學上，在圖書館課、晨讀課上為學生營造愉快閱讀的體驗，以期在中小學階段建立堅實的文化基礎，豐富個人的涵養，以待他日之用。

至於高中的教學，因著文憑試的關係，適宜結合閱讀匯報推行，但目前的考核設計較為著重學生自主學習，教師主要因應學習差異施教，從旁引導，如提供參考材料、概略簡介等，以拓展學生的思考或分析方向，並就學生的構思或意念，作適時回饋。^{③⑦}不過，學生如選取《紅樓夢》為閱讀文本，特別是此前從未接觸過這部小說的，教師的指導則顯得相當重要。

鑒此，教師在相應層面的認知和能力也必須有所提升。其一，整本閱讀的教學法培訓宜有所加強。參考往例，2004年曾有研究指中文教師頗多缺乏閱讀教學的概念，以大半課堂時間完成學期規劃的進度（教授課文、完成課堂練習等），而且偏重於篇章內容講授，甚少直接教授閱讀策略。^{③⑧}職是之故，現行的小學中文課本基本都設有六步閱讀法、引領思維閱讀法等專題的單元，協助教師在常規課堂內，向學生引介這些閱讀策略，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因此，「整本閱讀」也許可朝著以上方向發展，以納入課

^{③⑥} 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查理·范多倫（Charles Van Doren）著，郝明義、朱衣譯：《如何閱讀一本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26-30。

^{③⑦}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語文校本評核教師手冊2027》，頁6。

^{③⑧} 劉潔玲、陳維鄂：〈檢討在香港中學中文科實施 閱讀策略教學的成效〉，《教育學報》第31卷第1期（2004年），頁60。

程編制為最終目標，而師訓機構可以考慮於在職教師專業進修課程中，加入整本閱讀的相關短期課程，加強教師有關方面的認識，為學生規劃整本閱讀的校本課程，而教育局亦宜在有關方面，適時提供學術支援。其二，古典小說的閱讀量宜有所增加；在任何新課題的教學上，教師的自發學習更為重要，正如師訓機構的教師多諄諄告誡准教師，教師不學習又何以教學生學習，所以教師勤學以為身教，比言傳更有力量。

四、總結

《紅樓夢》的整本閱讀是大陸的基礎教育中的重要元素，也屬於高等教育入學考試的考核範圍，其文學文化價值毋庸置疑；但香港基礎教育對《紅樓夢》的關注不多，同時少有經典長篇小說整本閱讀的教學規劃。

香港的基礎教育體制內，中文科與中國文學科都側重於古典詩文的教學，課本內即便選用古典小說作品，大多以文言小說多於白話小說，重視其中的知識、技能訓練多於文學審美的培養；而白話小說的篇章選文範圍偏狹，小學至初中多採用《三國演義》，但講解集中於課文提供的片段，欠缺對經典長篇小說的通盤閱讀規劃，往往對學生造成理解片面化、碎片化，未能把課文精讀推展到整本閱讀。然則，新生代的教師大多從以上的基礎教育體制訓練出來，在中小學階段從中文科或中國文學科接觸到的古典小說作品並不多，需要中文或中文教育的學位課程進一步強化相關的認知。

近年，教育局著意加強中小學生在文學與文化方面的學習，或許是《紅樓夢》的整本閱讀進入香港課堂的契機。誠然，如能把握《紅樓夢》融匯中華文化精華的優長，以及兒童愛聽故事的心理，解決現行教材的限制、師資的局限，在基礎教育體制內施教，則能從小培養學生的文化認知。然則，在香港推行《紅樓夢》的整本閱讀教學，不僅教材上要有所調整，也要在師訓課程加以古典小說的整本閱讀及相關教學法等訓練。除此以外，《紅樓夢》如何在中小學中逐步推廣，也值得仔細斟酌，或可以按基礎閱讀、檢視閱讀、分析閱讀至主題閱讀，引導學生閱讀小說中不同的點，最後連綴成面，促進深度的閱讀。

本文不是要證明《紅樓夢》在基礎教育課程的重要性，而是要探討在香港教育的框架下，推展《紅樓夢》整本閱讀的可行性與方法。本文以《紅樓夢》為一個切入點，嘗試以之規劃校本課程，但其原理大體可以應用到其他古典長篇小說教學上，甚至可以結合人工智能，輔助學生學習，提升學習趣味，期望可以豐富香港現行的中國語文教育框架，讓學生體認古典長篇小說之美。